

第十三段 桂蕊欲作幻想詩 松竹齊到銷魂院

桂蕊自梅雪香去後，傷感不已，乃曰：「想我流落青樓，已三四載。久欲離此苦海，未得可依之人。前見梅郎風流蘊藉，便覺動心。而梅郎所贈詩句，更自纏綿愷惻，望而知為多情種子。近日罹禍，將有累卵之危，梅郎以一日之知急為援手，則不惟多情亦且仗義。我欲託以終身非彼莫屬，但從前初遇，彼有眷戀之心見於言詞詩句；今日我將言詞詩句引動他，卻又漠然不聞，是何緣故？哦，我知之矣：彼有父母在，凡事不能自主，故恐我認真說出難以應允，祇好佯做不悟，這也難怪。聽其觀魚微吟曰：‘堪憐酒鮒思杯水，慚愧恩波一滴無’，亦可以見其心矣。祇是我欲相依之人，既百不得一；幸得其人又為時勢所阻，似此度日如年，何時方有見天日子？」想到此處，不覺淚落，忽聞鴛兒至，遂拭乾淚眼，鴛兒曰：「前日那姓松的為你關說，可問那姓梅的否？」桂曰：「已問明白了。」鴛兒曰：「他如何說？」桂蕊遂將雪香之言大略說了一遍。鴛兒曰：「原來是那姓梅的意見，那個後生倒也可愛哩。」說罷，就出去了。

過了兩日，桂蕊悶坐無聊，總思念雪香不置，曰：「天下沒第二個梅郎。俟他再來時，定要他委曲求全渡我上岸，不致久於沉淪。但他前日去時，未曾囑咐他再來，不知他還來否？」於是坐也梅郎行亦梅郎，萬慮千思，神情困倦，乃隱几而臥。忽見梅雪香入，甚喜，起身迎之。雪香曰：「自前日與月香姊一別刻不能忘。想到月香姊七言古詩，已知留意於我，因而百計千方，思救姊出此煙花巷。幸天從人願一謀即成，今日特來接你，快同我去。」桂曰：「君有父母，恐不能相容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已告我二親，二親甚喜，故敢如此行事。」桂曰：「院中鴛兒視我為奇貨可居，彼豈肯容易聽我去。」雪香曰：「鴛兒亦情願哩！」桂喜動顏色，遂同雪香出院。桂問曰：「有轎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此去不多遠步行可也。」桂曰：「前聞君家離此有十里之遙，何云不多遠？」雪香曰：「不是接你到家，乃另有一處所。」桂曰：「既是君的父母甚喜，何不使我到家中拜見姑舅？另在一個處所，殊覺未安。」雪香曰：「不過暫住兩日即搬回去。」桂乃同走，果不多遠就到了。桂見屋宇雖不壯麗，卻甚清雅，喜曰：「我桂月香今日方離苦熱場中，到此清涼地面。」少時一美人出，豐姿絕世。桂驚訝良久，自忖曰：「不料世間更有如此美人，使我桂月香對之猶覺形穢。」顧問雪香為誰，雪香笑曰：「拙荆也。」桂乃倒身下拜曰：「而今而後得侍夫人晨夕，生平之願足矣！」那美人扶起笑曰：「桂娘有如此美貌，怪不得我梅郎朝夕思念的。我今日一見，也生憐愛哩！」桂曰：「夫人過譽，賤妾愈覺羞慚。」遂謂雪香曰：「先來時，走得匆忙，竟忘記喚菊婢同走，待去喚來。」雪香曰：「甚好。」桂到院中喚菊婢，婢聞喚應曰：「姑娘何事？」桂聞菊婢聲，一驚而寤，乃是一夢，歎曰：「方纔竟是夢耶？莫非我與梅君有緣，故夢為之兆耶？哎，夢中境何足為憑，亦不過由幻想所致耳！」謂菊婢曰：「去拿筆墨來。」

菊婢捧四寶至，桂乃擬作幻想詩一首，恰作四句，梅雪香與松、竹、柳三人齊至。梅呼曰：「月香姊在做甚麼？」桂曰：「又是夢耶？」定睛視之見松至，乃跪拜云：「前頂大恩，妾何以為報？」松答禮云：「功宜歸之雪香，我何力之有？譬如濟人，必賴舟子蕩舟，然後可乘風破浪；如療疾，必待醫士證脈，然後要投藥除府。我不過風耳、藥耳，雪香則舟子也、醫士也。渡水者酬舟子，不必酬風；疾愈者謝醫士，不必謝藥。」雪香曰：「翠濤何如此說。自我看來，舟不遇風，舟於亦不勝其勞；疾不得藥，醫士無從施其技。功還是歸你的是。」桂曰：「俱是恩人均當圖報。」松笑曰：「月香姊報雪香則可，我松翠濤決不望報。」桂曰：「妾正思念君等，欲圖一晤，不意君等如此齊心偕來敝館，真是喜出望外。」雪香曰：「我今早到翠濤家，將前日來此情由告知翠濤，遂同到嶼谷家，不意曲江已先在那裏，我把前事告知，卻都要問訊月香姊近況，故而同來。」桂曰：「真是感謝不盡。」竹曰：「我前不知月香姊遇此暴客，今聞雪香言猶覺惻然。」柳曰：「翠濤前日寄紮縣公，應該擺布那人一番纔好。」桂曰：「是妾命薄也難怪那人。既落污泥之中，欲禁人不踐踏亦勢之所難耳。」松曰：「月香姊如此大度，尤足令人欽服。」桂曰：「松君過譽，不勝自愧。」

謂畢入內，命菊婢辦理酒餚。雪香見臨窗桌上有文房四寶，近前視之，乃桂蕊欲作幻想詩，纔得四句。雪香謂松、竹、柳曰：「月香姊原來方作幻想詩，祇有四句，卻被我等阻興，待他出來，我與他聯句，湊成一首。」松笑曰：「雪香你與他聯不得的。」梅問何故。松曰：「月香姊心花怒發，亦且詩中有眼，你若與他聯時，祇恐你困在垓心。」竹、柳俱為笑倒。雪香曰：「一張滑稽嘴，當置之拔舌地獄中。」松曰：「我松翠濤的舌，閻羅老子不敢拔？但我所畏者倒有一人，祇尚不知其姓名耳！」柳曰：「何人？」松曰：「雪香的拙荆。」竹、柳復大笑。松又曰：「彼不徒拔我舌，又拔我本。然彼雖拔我本，我亦必塞其源。」竹、柳笑不能止。柳曰：「何異想天開乃爾。」雪香曰：「翠濤一片犬吠聲，嶼谷、曲江聽之怎不洗耳？」竹曰：「月香不在這裏索興言之無礙，若出來時此等過於詼諧語宜檢點些。」松曰：「那個自然。」四人默然而坐。